

二十世紀名人紀實叢書

艺苑沧桑人物

策 划 空 堂

主 编 康 捷 魏 兵 柳 霜

藝苑
滄桑

太 白

文艺出版社

二十世纪名人纪实丛书

策划 空堂

主编 康捷 魏兵 柳霜

艺苑沧桑人物

太白文艺出版社

(陕)新登字 017 号

二十世纪名人纪实丛书

艺苑沧桑人物

主编 康捷 安卫兵 柳霜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8.25 印张 2 插页 390 千字

1995 年 3 月第 1 版 199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 7-80605-179-1/I·146

定价:17.50 元

二十世纪名人纪实丛书

策 划 空 堂

总集编 康 捷

主 编 康 捷 魏 兵 柳 霜

副主编 李锦峰 杨 波 吕允丽 刘 路

郭兴文 李向晨

编 委 齐相潼 范新坤 杨 勇 李亚新

庞 烜 陈 青 田和平 陈 凡

胡良骅 李晓林 邵之茜 尚志明

荆三隆 徐艺源 于希民 刘应安

陈克勤 牛 恺 金 平 王新民

欧阳妙玉

目 录

李苦禅与齐白石	郑里 佳周 (1)
张大千的世界	冯幼衡 (16)
画坛伯乐徐悲鸿	郑理 (36)
阮玲玉之死	刘帼君 (75)
赵丹和他的地狱之门	尼土 (98)
马思聪的生活道路	叶永烈 (128)
我所认识的李默然	李玲修 (191)
作曲家施光南之魂	杨匡满 (215)
朱明瑛赴美前的自述	周玉明 (240)
刘晓庆终于大哭起来	刘晓庆 (267)
冲向世界的青年歌唱家曹群 (之二)	祖慰 (319)
属皮球的曹群 (之一)	义晓 (338)
蓝色的成方圆	傅溪鹏 (359)
崔健不摸姑娘的手	平方 马木 (407)
“疯狂歌女”之旅	谢荣 张弓 (432)
王铁成的自述	向兵 (463)
明星家庭悲剧	杨菊芳 (520)

李苦禅与齐白石

●郑理 佳周

裱画师刘金涛，接到齐白石的邀请，到了齐白石家，原以为有什么事要他帮忙，一见饭桌上摆着丰盛的菜肴，刘金涛立刻明白了，原来是约我来吃饭。可是来人很少，只有许麟庐和他的儿子。而齐白石老人却显得异常高兴，话也多赶来了。乘齐白石和家人说什么的时候，刘金涛问许麟庐：“老人为啥这般高兴？”许麟庐反问道：“你最近为老师做了啥呢？”刘金涛也是个机敏人，很快说：“我给老人裱了一幅精品松鹰图，老人从来没有那样细心地关照我：要精心裱好，这是送给当今中国一个最了不起的人物的！我就……”“对哇！”许麟庐说，“那幅画，是老师送给毛主席的，毛主席很高兴，在中南海住处接见了，接着又派一位姓文的秘书来看望他，并送来一大罐湖南家乡酒和湘法熏制的肉。老师这是让我们来分享他的欢乐哩！”“苦禅二哥没有来？”“这不是在等他么，许是有事来不了啦！”

看看时间不早了，齐白石招呼他们边吃边等吧。于是，几个人便吃起来。席间，齐白石见许麟庐和刘金涛都能喝酒，便说：“今天，你们是三缺一，少喝点酒，多吃些菜，等明天苦禅来，你们再痛饮，他的酒量比你们都大。”许麟庐笑看了刘金涛一眼，意思在说：老人家念念不忘李苦禅，为等苦禅来，他俩明天还得来餐一顿哩！

饭后喝茶，闲谈。刘金涛说：“毛主席亲自送给老人家的礼物，十分珍贵，您老人家应该独自慢慢享用，让我们来狼吞虎咽地吃掉，实在过意不去啊！”齐白石坐在那平素饭后爱坐的躺椅上，捋着胡须说：“一人独吃独喝，那叫闷酒，有么子意思嘛！大家在一起，才叫喜庆。”“叫我来，无功受禄呀！”“不然，就那幅雄鹰劲松图来说，苦禅、麟庐，还有你金涛，可算是有功之臣，没有你们的帮忙，也难那么令人满意啊！”

松鹰图是刘金涛装裱的，这是几乎尽人皆知的。但齐白石在决定向毛主席赠画之后，却酝酿反复，迟迟没有动笔。这个时候，飞禽在他的脑海里翔集，走兽在他的心胸中腾越；他的眼前，有时仿佛有鲜花竞放，有时犹如有鱼虾漫游……渐渐地，新笋出土而成竹在胸……突然间，他想到了李苦禅和许麟庐，何不叫他们来商量商量。一来可以帮助我拿定主意，看看他们的意见是否与自己的相符；二来，也看看他们的水准。他俩虽是跟自己学过艺，但现在，他们也自成一家了。肯定会有独特见解的。那自然更好罗！

李苦禅和许麟庐，一听到齐白石老师的召唤，便很快赶来。于是，齐白石在画室里，对他俩说：“我要送毛主席一幅画，心中考虑些时候了，请你们来，想听听你们的见解，看画什么好？”两人一听，都感到高兴，这是老师对他们的器重啊！李苦禅直

率地说：“鹰！雄鹰。”他看看老人的表情，接着说，“鹰可以展现大气派，英视鳞鳞，高瞻远瞩；一飞冲天，振翅万里……”许麟庐抢着道：“衬以松，松苍劲挺拔，四季常青，不畏风雪，性格高洁！”

白石老人没有表态，只是捋着胡须，微微含笑。但李、许二人看出来：老师成竹在胸！

很快，齐白石精心绘制成松鹰图，并让他所信赖的裱画师刘金涛着意装裱，然后送给了毛主席。

现在，齐白石得到毛主席亲自派人送来的家乡产物——湘味酒、肉，他岂能忘怀与松鹰图有功之人。许麟庐和刘金涛来了，老人直念叨：“李苦禅没有来。”第二天李苦禅来了，却说吃过饭了，没有再多吃，只是做做样子，便走了。老人心存疑惑，便让刘金涛去找。李苦禅再一次到老师家，和老师对饮。齐白石见李苦禅大碗喝酒，大口吃肉，才放了心。其实，老人哪里知道此次李苦禅内心的苦衷呢！李苦禅对去找他的刘金涛说：“……他老人家那么大年纪了，得到点什么，总是不忘我们这些为徒的。可是，我却没力量去孝敬他，于心不忍，问心有愧呀……再不去吃，老人又不痛快，也难啦！”刘金涛劝解道：“二哥，您还是去一趟，平常咋吃还咋吃，不吃，反而惹老人不快，也不好。”

这些日子，齐白石老人兴致很高，话也多起来了。他对两个徒弟的建议与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很欣赏，也夸赞刘金涛的裱工精细、技术上乘。老人摸摸索索从书柜中拿出两幅画，递给苦禅说：“你和麟庐看看，画得如何？要满意哩，就送给你们。”

许麟庐和李苦禅走到画案边，小心翼翼地展开，一看，两人不约而同地“啊”了一声，惊喜得说不出话来，只是目不转

睛地看着，看着。两人谁也没有抽动画幅，而是像孩子似的用手搭着背，交换着位置，继续细看。可是两人都是抚着这一幅，望着那一幅，可以说是择此望彼，举棋不定，难下决心。齐白石笑着说：“还是我来解决难题吧。”他顺手撕下两片宣纸，写阄两枚，一枚上写着：“荷花倒影”；另一枚上写着：“荷花蝌蚪”。他将两阄揉成一团，握在手心，叫两人抓阄取画。两人孩子似地嘻嘻笑着，一个说：“抓到什么就是什么。”一个说：“可不许赖帐。”结果，李苦禅得着“荷花蝌蚪图”，许麟庐拿到“荷花倒影图。”两人各自拿了画幅，又到一边细看着，喜不自胜，爱不释手。

这时，刘金涛跨步进门，看到李、许二人分别站在画案两头低头看画，全神贯注，沉浸在画境中，气氛宁静。他走到靠近的许麟庐身边，探头看画，不由得赞道：“啊哟！荷花倒影，少见少见，如此富有情趣，真荷花也显得失神了。”许麟庐向李苦禅那边努努嘴唇。刘金涛便又走过去，一看，啧啧连声道：“花落一瓣，几只蝌蚪顶瓣而游——好一幅荷花蝌蚪图，我裱画多年，这样的精品，所见不多，今天算是开眼了！”

接着，齐白石老人站起身说：“这两幅画是‘平生孤本’，我就画这么一次，也不打算再画了。看来，你二人还满意，来，我再写上几句，凑凑趣。”他以同一题词书写在两幅杰作之上，题词曰：“苦禅（麟庐）弟得此缘也。92岁白石画。若问是何缘故，只有苦禅、麟庐二人便知。白石记。”这是写在李苦禅所得“荷花蝌蚪图”上的。而在许麟庐的“荷花倒影图”上，则把麟庐名字写在前面，苦禅二字含在括弧内。刘金涛看了，笑道：“这题词也别致，看了这幅画便想见到那幅画，有意思——我也凑个热闹，这两幅画再让我裱吧，改日我到两位府上去取，一定

精心裱制，请放心。”白石老人说：“金涛君有此用心，我看也可以。”刘金涛又说：“但有一个要求：只尽义务，分文不取！”他认真的样子，引得师徒三人都笑了。

隔了些时日，刘金涛送为白石老人裱好的画到齐家。老人说：“金涛，我可没有忘掉你，今天我兴致很好，给你画张画。你是喜欢我的大虾呢，还是牵牛花？你说，我现画，拿回去就能裱。你一个裱画师，家里也少不得几幅画装点门面哟！”刘金涛却说：“齐老，我那里已有您老的画了，还不只一幅哩，可给我壮门面了。我可不能贪心不足啦！”“多两幅何妨，今天再画一张拿去。”“谢谢您老的好意，您老定要给画，我替另外一人要一张。”“谁要？”“苦禅二哥的夫人——李慧文二嫂。”齐白石笑道：“你金涛呀真是个诚实人，真够义气，送给你，你不要，却替别人要；唉！你们那个苦禅二哥呀，和我师生多年，我要是不主动送他画，他那里就没有我一幅画，这个怪人！”他喝了口水又说：“听说哩，别人找他要画，他手头却大方得很——好吧，今天就听你的，给他夫人画一幅。”

齐白石老人一边展纸，一边思索：画什么呢……刘金涛相帮着准备笔墨。一刻，只见老人提笔在纸上，东涂西抹，点点画画。刘金涛没看出是什么，心中暗自猜想，老人在画什么呢？随着行走如飞的笔锋，刘金涛渐渐看到，是一只，又一只，啊，三只青蛙！那小小的青蛙活脱纸上，就要从画面上跳下来似的。此时，如果有只蚊子从画面上飞过，那青蛙也会像真的，能跳起来把蚊子一口吞噬掉……刘金涛心中叹道：老人真是画神了，了不得的大手笔啊！他估计尺寸是按4尺3裁的。见到齐白石又在画面一侧题上款：“慧文夫人清属”。下面写了自己的名号。刘金涛忙说：“我替苦禅二嫂先谢谢老先生！索性我拿回去裱好，

然后再送去，二嫂肯定喜得合不拢嘴巴的。”齐白石搁下笔，笑道：“金涛，你这真是好人做到底了！”

白石老人曾对弟子们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李苦禅深铭此训。他理解：要学其艺术用心，画自己的切身生活感受，而不是照葫芦画瓢——仅仅追摹老师的画稿。他在学生提问题时回答说：“齐白石是我的老师，他费心血几十年，画成了虾、蟹，别人若照样不差地也去画虾蟹，那是实在也没什么出息的了。我学老师，就是看他画，从中体会他的笔意，进而揣摩他的用心，然后到现实生活中勾自己的画稿——这是从徐悲鸿老师那里学的。选自己喜爱并熟悉的事物，画到宣纸上，这种画，是加工、改造、融合前人和老师的笔墨，凭自己的掌握，画自己的东西，创自己的笔墨。即使你仍是画虾、蟹，也应是自己的虾、蟹，而不是临摹之作……”

李苦禅画画、教书；教书、画画；算起来，也是30余年了，可以说是造诣颇深，得心应手了。但是，他仍然认真对待自己的第一幅画，准备开讲的每一堂课。他决计在自己开辟的蹊径上探索下去，避免落入前人的窠臼。因之，他也很欣赏徐悲鸿对他讲过的一席话。

一天，徐悲鸿和李苦禅在家中闲谈，说及在艺术上要不断创新时，徐悲鸿站起身，指着一幅齐白石特为送给他的画说：“……说句不敬的话，你的老师——齐白石老先生，如果60岁就去世的话，那么，在艺术上他将是默默无闻的。而60岁以后，他在艺术上臻于完美，使人很容易想起那句话——登峰造极！”

李苦禅也感慨地说：“是呀，老人年过花甲之后，却老骥伏

枋，壮心不已。他早起晚睡，刻意求新，毫不松懈，从而使他的绘画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齐老先生这种奋进不息的精神境界，当常对学生们讲讲，既要学其艺，更要学其志呀！”徐悲鸿时时忘不了自己关注的那些学生。

在课堂上，李苦禅当然是忘不了要讲述这些，以激励学生的。他自己，也以老师为榜样，在绘画艺术上，不墨守成规，不拘泥所得，而是刻苦磨练，更上一层楼……

李苦禅得一机会，参加了土地改革工作队，去到四川省的农村。他虽然生长在乡村，也多少熟悉养育他的广阔田土，并且，亲自经历过旧社会那重重苦难，但当他亲身参加农村土改工作，回顾过去的岁月，重温阶级压迫的残酷，感受翻身农民的喜悦时，他就越发感到新中国的可爱，共产党的可亲，毛主席的可敬……

他虽然全身心投入土改工作，但并没忘他写信后，毛主席亲自派人安排落实他的工作，来鼓励他：要为后人画画，培养绘画人才。现在，他心情舒坦多了，为广集素材，他不断素描新景，他画了许多引吭高唱的雄鸡，嬉闹枝头的喜鹊，生机勃勃的荷塘，青葱苍翠的竹林……

也像翻身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一样，李苦禅参加土改工作以后，内心里感到很充实。回到北京以后，仍然从事教学工作，给学生讲授写意画，也参加一些有关的社会活动。同时，他继续自己热衷的事业——画画，他要为新中国多多地画下去，他要为后代留下尽量多的，也值得看的画！

“勤能补拙”，李苦禅笃信这句话，也身体力行。闲暇，沐着春光，他在房前屋后，种丝瓜，栽扁豆；顶着夏日，他又插

杆绑架，以引扁豆、丝瓜牵藤搭蔓。绿荫下，他席地而坐，任片片金钱般的阳光在身上浮动，自己却聚精会神，或看蜂蝶飞舞，或执笔画藤描叶。有时，他又驻笔凝神，回想儿时在家乡的瓜豆绿荫下，种种对未来的憧憬……

那个时候，他就是想画画，要成为一个专门画画的人。数十年过去了，路经漫长的岁月，他艰难行进。而今，自己不但成了个专门画画的画家，而且，还教别人家的孩子学画画。那些孩子，他们的童年时期，也和自己一样热爱画画吗？从他接触的学生中，他深知，孩子们是热爱所学的专业。现在，人民群众当家做主了，时代变了，可不能误人子弟啊！他更有责任去把学生教好，使他们成为受人民群众欢迎的画家，为新中国服务！

他的门前小院里，还摆放着一只扁圆形的绿色釉水缸，里面的水面上，飘着一大一小两片荷叶，一侧，一根绿茵茵的荷秆伸出水面，看得出来，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李苦禅如果不出门，不到郊野的荷塘边去，那么，这植荷的水缸边，便是他最好的观荷所在了。逢到夏日，他还真见到过蜻蜓落在小荷尖尖角上，那种诗情画意，显得格外美。他赶忙从屋内找笔寻纸，画下这有趣的情景……

屋内，桌上放的，墙上挂的，椅背上摆的，甚至地上铺的，是一张张莲荷，可谓千姿百态，各具风貌。跨进室内，极目四顾，立刻给人一种清气横溢的感觉，仿佛置身百里荷塘，驾小舟，拨荷叶，缓缓前行；只见荷叶，高低参差，或卷萼如刺，或伞盖如云；间有荷花挺立其中，或含苞欲放，或展瓣吐蕊，栩栩如生，令人心旷神怡……李苦禅为什么连续画这么多荷莲图呢？可以说，他是在创作新的画作，但，更为他注重的，是他

要为学生备课，他讲课，既要有文字的书写准备，还要有作画的准备。他事前画，也在课堂上即兴作画。他说：“我这么教学，这么示范，对学生学画画是有用的，这里面，有我自身的体会；但是，对卖画可没什么好处，人家看你来得那么轻松，似乎是信手拈来，太容易啦！你开价高了，人家还会买你的？至少也要压压你的价。殊不知，哪一幅像点样的画，不是千万次的学，千万次的练，呕心沥血，汗珠子摔八瓣换来的啊！”

李苦禅让学生干部把他所画的一幅幅莲荷图挂在教室的墙壁上，然后，他站在讲台上清了清嗓子，说道：“荷莲惯为人们所喜爱，原因是它出于污泥而不染，给人们一种品格高洁的感觉。因为荷的普通，在江南，几乎随处可见，它浑身皆有用场，深为大众所喜爱；又因荷的高洁、典雅，则成为写意画家笔下之娇物。在诸多花草之中，我是比较偏爱画荷的。所以，在我的画作中，白藕、绿叶、红荷花，占的比重是相当大的。”

接着，李苦禅以较浓重的山东口音，给同学们讲写意画的“笔墨”。他认为，简单地看，“勾、划、勒、写是笔；涂、抹、刷、渲是墨。”深一层看，他觉得凡笔触、笔痕、笔迹皆谓之笔。如“画荷是一团墨，墨中乏笔触则无骨，叫做有墨无笔，便缺筋少骨；而每笔不论笔痕粗细，都有干湿、浓淡、粗疏之变化，即是墨。乏此变化便是有笔无墨，也就是通常说的没有皮肉，显得瘦骨嶙峋。实际上，则都是笔中有墨，墨中有笔，笔墨难分。”

他环视了一下同学们，见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再深一层地讲下去：“中国画的笔墨，不但表现了所画物象的美，也同时展示了它自身的美……不质不形，如飞如动……元气淋漓……笔不周而意周——则是笔墨达到尽善尽美之妙处：法外之妙也……”

李苦禅又讲起用笔之法，他说：“执笔无定法。齐白石老先生认为笔握在手中，不掉下来就行。我认为，为表现物象之目的，需手腕灵活，叫随物应变。”说着，他以手执笔，在张贴于墙上的白纸上画起来，一边画，一边说，“行笔时，可以中锋拖笔写荷秆——侧锋拖笔写小荷叶——中锋‘折荆’也写荷秆……”他换个位置，再说，再画：“中锋‘锥划沙’写小竹竿，中侧并用写竹，也可写兰，中锋略拖‘折钗股’勾白鹰、沙鸥，中侧并用呈‘屋漏痕’写鹰嘴、爪，也画蕉叶，中侧顺逆混用写石线，侧锋写干枝，捻管写树干……”最后他提高嗓门说：“同学们也不必拘泥成规，熟能生巧，时间一长，达到得心应手，便可运用自如了！”

在课堂上，在画室里，白灰和黑墨伴着他，送走了一个又一个寒冬，迎来了一个又一个阳春。这之间，他也参加一些社会活动，诸如接待外宾，向他们介绍中国写意花鸟画，并当场表演；或者为他们写字，常常引得他们兴高采烈，满心欢喜，叽里哇啦，赞个不停。李苦禅虽不懂外国话，但从那些人的表情上，他完全可以看出来，那些客人是满意的。

一次，一个大胡子外国人，看到李苦禅画的老鹰活灵活现，跃跃欲飞，激动得上前就拥抱李苦禅，亲吻他的面颊，表示祝贺和感谢。殊不知，李苦禅却被扎得怪难受。事后，他对家人说：“哎哟，那一大把胡子，简直蹭得我满脸像刷子刷……”

使李苦禅感到欣慰的是：一些外国朋友还很赞赏他的大草书，他在给学生讲课，强调练字时说：“一位外国朋友，他不懂中文，看了我写的大草书，忙通过翻译对我说，尽管他不懂中国文字，但看了大草书后，他从中产生了音乐感，觉得很美——

也算得是个洋人知音罗！可见，艺术上一些东西，它们给人的感受，往往是奇妙的、相通的……”

又是一次接待外宾的活动。

几位日本朋友，也是日本的文人和画家，来中国参观访问，他们在参观了一些美术单位，观赏了大量中国画家的作品后，特意找来接待人员，婉转而又恳切的要求，能否亲眼看看中国画荷专家李苦禅先生当场作画，这是他们考虑很久的要求，如果能得到允许，那他们将是满载而归，没有一点遗憾了……

接待客人的同志见几位日本画家朋友提出这一要求，态度很诚恳，不好当面拒绝，可是，他又感到为难，这当着众人——特别是外国朋友的面作画，李苦禅教授能答应吗？他犹豫片刻，才说道：“请允许我联系一下，看看如何安排？”

接待的同志知道，画家，特别是名家，一般来说，是不愿当众现场作画的，因为那带有表演性质。再成熟的画家，都难免有疏漏，甚至出现败笔。既是名家，有了败笔，怎好当着众人的面重画一幅呢？再则，很多名家，在长期摸索、实践中，都有自己的高招、绝笔，这是轻易不露的，怕被别人学了去……踌躇踌躇，他找到了李苦禅，说明了来意。

出乎接待同志的意料之外，李苦禅听了转达的日本朋友的要求，立即满口答应了。李苦禅有他自己的想法，当众作画，让大家七嘴八舌来加以评论，对自己作画的提高有促进作用，谁也不是圣人，有了疏漏撤掉重画，也没什么了不得的；同时，这笔墨功夫，绘画技巧，是画家靠长期磨练而积累起来的，人家哪能那么看看就学会了，如果真有那样的人，那更好，不就多一个画家了么，岂不是幸事……

这一天，李苦禅去现场作画。他按照约定时间和地点，来

到一间大厅，这里已人人抬眼望了。接待的同志首先迎上来，引李苦禅和几位日本朋友见了面，然后又向旁观的中外朋友作了介绍。李苦禅略略寒暄几句后，便走向画案。只见他成竹在胸，从容不迫，挽袖口，理纸，润笔。然后略略俯身，伸展右臂，提笔在手，巧运腕力，在宣纸上挥画起来。

围观的人前前后后，目光随着笔锋流转，四周鸦雀无声。一刻，李苦禅收墨停笔，一幅一破三的小张画画成了。画面上，荷叶、荷花蓊蓊郁郁，翠鸟环飞其间，栩栩如生。接待的同志向日本朋友介绍，这是李苦禅教授经常作的有名的荷花翠鸟，也有翻译用外国话向外国朋友作着介绍。多数的中国人在旁边小声议论，啧啧称赞。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见好就收”，李苦禅本可到此为止。因为他也当场作画了，笔墨如何行走，外国朋友也看到了；画的荷花翠鸟，围观的人们也挺满意，完全可以一拱手，告辞了事。但他有个习惯，宁可顺风扬旗，不愿藏藏掖掖，既然朋友们叫好，就索性让他们看个痛快！犹如舞台上听到喝彩声的演员，越发来劲。

只见他拿起两张八尺的宣纸，走到画案前方，展铺在地上。然后抓起一支早准备好的大笔，在瓷盆里蘸好墨，就在洁白的纸上挥写起来，只见笔锋奔突，墨润纸面。围观的人们屏声静气，目不转睛；那日本画家朋友也反背双手，凝神体会笔墨功夫。画着，画着，好像变戏法一般，李苦禅忽然丢下笔，从口袋里掏出一大把棉花团，浸到墨盆里，饱蘸水墨，接着飞快地在纸上按、捺、点、划，一霎那，一幅大墨荷图出现在人们的眼前，荷叶、花、鸟跃然纸上——人们犹如置身荷池畔，一股清凉之气扑面而来，大家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